



郭震〈寶劍篇〉賞析

● 施寬文*

中國鑄劍歷史極早，傳說始於上古時的蚩尤，然而，以出土實物為證，最早的劍應在殷商時代才出現。從戰國時期至漢代，劍一直是主要的戰場兵器，惟劍以擊刺為主，並不便於劈砍，後來逐漸被單刀取代。雖然如此，劍以其雅緻而飄逸的形製，一直被做為實用的裝飾品，佩帶於達官顯貴身上，以增風儀，兼可防身。劍的鑄造不易，尤其一把上好的劍，工序極為繁複，因此，寶劍幾乎都有與之相關的不凡傳說，不僅為武人所珍視，亦為文士所喜愛。

文士喜劍，無關乎實用，其人熱衷寫劍，一如陳平原所指出，實以之代表一種建功立業的想望，此外，則因為劍的意象予人豪放之感，浪漫的文人因此喜歡歌詠之。¹ 即使文學史上稱為「恬靜淡泊」的陶淵明，其〈擬古〉詩也有「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行遊。誰言行遊近？張掖至幽州」²之持劍行遊的想像之作。唐代是中國古典詩的黃金時代，詠劍作品自亦不少，性情豪邁不羈的李白，其詩即多次提及劍，如云「雄劍掛壁，時時龍鳴。不斷犀象，鏽澀苔生，國恥未雪，何由成名」(〈獨漉篇〉)、「白日當天心，照之可以事明主。壯士憤，雄風生，安得倚天劍，跨海斬長鯨」(〈臨江王節士歌〉)、「卷身編蓬下，冥機四十年。寧知草間人，腰下有龍泉。浮雲在一決，誓欲清幽燕」(〈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〉)、「撫劍夜吟嘯，雄心日千里。誓欲斬鯨鯢，澄清洛陽水」

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。

¹ 陳平原：《千古文人俠客夢》（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235、頁236。

² 〈擬古〉九首其八。逯欽立校注：《陶淵明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），卷4，頁113。

（〈贈張相鎬〉二首其二）³，等等。將劍連繫「國恥未雪」、「事明主」、「清幽燕」、「澄清洛陽水」，實寄寓其濟世抱負。至於正面詠劍之作，如李嶠五言的〈劍〉與七言的〈寶劍篇〉、李賀〈春坊正字劍子歌〉、崔融〈詠寶劍〉、劉叉〈姚秀才愛予小劍因贈〉，等等，或堆砌與劍相關之典故、傳說，或就劍、劍室加以描摹，想像或庸常或奇詭，比興或有或無，各有不同，惟文士寫劍，讀來總讓人有「隔靴搔癢」、終隔一層之感⁴，郭震的〈古劍篇〉則不然。

郭震（656—713），字元振，活躍於武則天至唐玄宗時期，《舊唐書》卷九十七、《新唐書》卷一百二十二有傳。《新唐書》稱其「任俠使氣，撥去小節」，曾經盜鑄錢幣、掠賣人口，「百姓厭苦」。武后知其所為，召詰之而大奇，因索其文，於是上〈寶劍篇〉（一作〈古劍篇〉）。武后大加歎賞，因授官職。其後因功為將軍，以戍邊數理蕃事、參與征戰，功績卓著，官至大將、宰相，封公爵。觀其生平，與李白皆年少任俠、並不拘小節，落拓有大志，惟李白畢竟是文人，而郭震則是身經戰事、實建功勳的軍人。同樣寫劍、詠劍，英雄氣質鮮明的郭震，所為固不同於一般文士。〈寶劍篇〉云：

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，紅光紫氣俱赫然。良工鍛鍊凡幾年，鑄得寶劍名龍泉。龍泉顏色如霜雪，良工咨嗟嘆奇絕。琉璃玉匣吐蓮花，錯鏤金環映明月。正逢天下無風塵，幸得周防君子身。精光黯黯青蛇色，文章片片綠龜鱗。非直結交遊俠子，亦曾親近英雄人。何言中路遭棄捐，零落飄淪古獄邊。雖復塵埋無所用，猶能夜夜氣沖天。（《全唐詩》卷六六）

篇名「寶劍」，並非泛詠名劍之作，而有其明確的題詠對象，即古代名劍「龍泉」。《越絕書》：「歐冶子、干將鑿茨山，洩其溪，取鐵英，作為鐵劍三枚：一曰龍淵，二曰泰阿，三曰工布。」⁵「龍淵」即龍泉。中國歷史悠久，名劍甚多，專取龍泉以歌詠之，蓋著眼於《晉書》卷三十六〈張華傳〉所載龍泉劍沉埋於豐城獄屋之下，寶劍精氣上沖斗牛之間的故事。此一典故，詠劍者多用之，如崔融〈詠寶劍〉之「匣氣沖牛

³ 瞿蛻園，朱金城校注：《李白集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），卷4，頁281；卷4，頁315；卷11，頁711~712；卷11，頁762。

⁴ 李白〈贈從兄襄陽少府皓〉詩，另有版本多「托身白刃裡，殺人紅塵中」二句，前人有以為李白曾殺人者，惟今人多認為是寫詩的誇飾。見瞿蛻園，朱金城校注：《李白集校注》，卷9，頁595「為功」之「校」。

⁵ 李步嘉撰：《越絕書校釋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2），卷11，頁266~267。

斗」、李嶠〈寶劍篇〉之「精氣遙遙斗間明」，與〈劍〉之「紫氣夜干星」，惟用之皆不如郭詩之有精神，以其以劍寫人，渾然無間之故。

本詩可分三層說明之。首先，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，紅光紫氣俱赫然。良工鍛鍊凡幾年，鑄得寶劍名龍泉。龍泉顏色如霜雪，良工咨嗟嘆奇絕。」此為一層。「昆吾」，《山海經·中山經》載其山多赤銅，晉人郭璞云其銅：「色赤如火，以之作刃，切玉如割泥也。」⁶實為上等的製劍原料。詩云昆吾鐵礦由鑄劍大師親手冶煉，萃其精華後鍛鍊為劍。冶爐火紅，劍身騰發出紫氣紅光，數年後鑄成，而字之曰「龍泉」。劍身晶寒鏗亮，如霜似雪，寒芒四射，見多識廣、經驗豐富的鑄劍師也為之訝歎。這一段描述鑄劍的過程，寫寶劍的良材美質，用喻英雄之不凡秉賦。其中「鐵冶炎煙」、「紅光紫氣」，意象陽剛，以「霜雪」寫劍身之森寒，也勝於李賀「匣中三尺水」、劉叉「一條古時水」之以弱水喻劍，而其陽剛意象也扣合詩末的光射斗牛。

「琉璃玉匣吐蓮花，錯鏤金環映明月。正逢天下無風塵，幸得周防君子身。精光黯黯青蛇色，文章片片綠龜鱗。非直結交遊俠子，亦曾親近英雄人。」此為第二層，寫寶劍曾經之知遇。寶劍自當於亂世中斬奸除惡，靖世安民，而值天下太平，幸為君子用以防身。既貯以雕飾蓮花的琉璃玉匣，且於劍柄上裝飾金環，華彩晶光足以與日月輝映。劍身寒光隱隱如青蛇遊走，經過反覆折疊錘鍊的美麗鍛紋，如同片片暗綠的龜鱗。遊俠曾經把玩歎賞，英雄之士也曾經持以試劍。此段寫寶劍雖未得以在亂世中盡施其用，卻也不枉其良材美質，而為君子所持，並為識劍知寶的遊俠、英雄所共賞，實喻寫英雄人物雖未能得時而大用，其才具亦為慧眼者所識知。

「何言中路遭棄捐，零落飄淪古獄邊。雖復沉埋無所用，猶能夜夜氣沖天。」此為第三層。藉後來被無識者棄置而沉埋於獄基的寶劍，寫英雄之懷才不遇。惟萃集精華的寶劍即使為塵土所掩，其精光寶氣依舊能夠沖出地表，直射夜天星空，一如英雄雖然失路，其不凡之資質、抱負，有諸中而形於外，自難掩抑，一旦得遇知己而遇時，自不辜負其英雄才具。

此詩佳處實在末層，雖寫失路之悲，卻無牢騷可憐之態，而剛氣不撓，呈現出英雄人物身處困境的無比自信，也因此獲得巾幗遠勝鬚眉的一代女皇武則天之讚賞，而

⁶ 袁珂校注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），頁123。

「令寫數十本，遍賜學士李嶠、閻朝隱等」⁷，並授以軍職，從而使詩人如同破土而出的龍泉寶劍，得以在其五十八年的生命中，在天地間揮灑出一片耀眼的光芒，令後人欽仰讚歎：「偉哉郭侯，勛德煌煌！」⁸

⁷ [唐]張說：《張燕公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），頁222下。

⁸ [後晉]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），卷97，頁3060。

